



一個大無神論哲學家的轉變（下）

吳家望



英國哲學家安東尼傅盧（Antony Flew）是二十世紀舉足輕重的大無神論者。2004年12月，傅盧在接受哲學家哈伯馬斯（Gary Habermas）訪問時，宣佈他已轉變為有神論者（參考Flew & Habermas）。有如晴天霹靂，這條新聞震驚了媒介。傅盧在為他的經典著作《上帝和哲學》（*God and Philosophy*）一書再版時所寫的新序言（以下稱為《新序》）中，提到幾種影響他思想改變的學說，包括現代科學的大爆發論（Big Bang）、精確調節論（Fine Tuning）、原始生命論（First Living Matter/Biogenesis），以及近代哲學的綜合複雜觀（Integrated Complexity）、自然神論（Deism）和信仰假設論（Religious Hypothesis）。上兩次我們已經討論過屬於科學範疇的三者，以及近代哲學的綜合複雜觀，本期繼續探討餘下屬於哲學領域的兩種學說。

五、自然神論（Deism）

轉到神學的範疇，傅盧引用他的學生康維（David Conway）最近根據傳統哲學觀念為「世界」（world）所下的廣義定義：

「世界」……是通常被稱之為「上帝」以全能和全知之至高智慧的創造物。〔上帝〕創造和維持像我們這樣有理智的〔被造物〕的目的是要他們能夠運用他們的智慧來體會上帝的存在，從而接近他們的創造者，仰望他們的創造者，配合上帝一同參與上帝所喜悅的、永恆的活動。（Flew, 2005, p.12,

quoting Conway, 2-3）

傅盧說，康維所描寫的上帝是自然神論的上帝。自然神論有悠久的歷史，多樣的學說。傅盧所編輯的《哲學詞典》為自然神論下的定義是：自然神能靠自己的情理，將自己顯示於人的心中，毋須依靠所謂（超自然）上帝的啟示或是宗教機構的干預（Flew, 1979, p. 87）。在《新序》中，他好像是老人一般地喃喃自語說，亞里斯多德的自然神對人類品行漠不關心；哲學家斯比諾沙（Spinoza）的自然神任其受造物自生自滅；惟有愛因斯坦的（自然）神乃是在人類經驗中至高無上智慧的啟示。

自然神論最簡明的定義可能是現代知名神學家史文本（Richard Swinburne）所提倡的：「（自然神）上帝在太初創造宇宙並奠定其運作規律後，就不再過問」（Swinburne, 1979, p. 91）。2004年，在接受哈伯馬斯訪問時，傅盧說，他過去是個像美國傑弗遜總統一樣的自然神論者，認為，當設計論的論點顯示上帝的存在後，再沒有地方能容納上帝超自然的啟示，或是上帝和人之間的交往。這樣說來，自然神論者和有神論者之間的區別是：後者不但相信自然的啟示，也相信超自然的上帝的啟示。哈伯馬斯追問說，你能否接受有神論的啟示觀念？傅盧則說：「我能；但我對上帝的啟示不太熱心，卻欣賞西羅德對創世記第一章的解釋：聖經記載的科學準確性顯明它可能算是一種（上帝的）啟示。」原來如此，科學和神學的融洽匯合導致傅盧從自然神論跨向有神論。



如果自然神論者不信上帝的啟示，那麼他們能否相信神跡呢？知名美國神學家普藍廷加（Alvin Plantinga）認為，不信上帝願意或能行神跡的學說，應該被稱為半自然神論（"semidiesm," Plantinga, pp. 404-406）。傅盧算是現代研究神跡的權威；他在為《哲學百科全書》所撰寫介紹「神跡」（miracles）的專題文章中如此說：如果單單靠自然本身的裝備，神跡永不可能發生（Flew, 1967, pp. 346-353）。這麼說來，相信神（上帝）就可以相信神跡，不信神就不信神跡。怪不得普藍廷加有這樣「半自然神論」的說法：半神論者可能信神，卻不信神跡。普藍廷加未曾言破的是，另外那半個半神論者想必是相信神跡卻不信神。

20年來，傅盧曾經三次和哈伯馬斯辯論耶穌復活的神跡。2004年，哈伯馬斯在訪問傅盧時，問他對耶穌復活有沒有新的看法。傅盧說，耶穌復活的神跡勝過任何其它宗教認可的神跡。以權威的口氣，他說，作為一個神跡，耶穌復活的證據勝過其它一切神跡所有的證據。哈伯馬斯問傅盧對耶穌復活可能是一項歷史事實的說法，有沒有新的看法。傅盧說，他一向是從批判的眼光來研究證據，至今他還沒有看到過一篇有關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神跡目擊者的現場記錄報導。不過，他最近對所謂「理性」（rationality）有新的體會：我們內在已有的理性觀念和信仰，是我們面對和考慮每一個新問題的基礎。對一個信耶穌的人來說，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耶穌復活的神跡。一個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能以宇宙精確調節的科學論點來鞏固他的信仰（參考 Flew & Habermas, 2005）。

傅盧和普藍廷加十分相互敬重。傅盧認為普藍廷加是當代基督教最有力的辯護者。當傅盧信上帝的新聞傳出後，普藍廷加說，傅盧是位強韌的思想家（tough thinker），他應該將他的轉變歸功於自己思想的開通（openness），以及當今廣泛的、強有力的科學論證（Beverley, 2005. Beverley 曾經是傅盧的學生）。讀者們可以試試，判斷一下傅盧是否像個半神論者，也體會一下他心頭的痛苦。今天，傅盧宣布他是有神論者，但只能相信證據確鑿的神跡。他至少是四分之三地信有神。連發現DNA結構的柯立克（Francis Crick）那樣有名的無神論科學家們，都說近代的科學發現是如神跡般

（Crick, pp. 88-89）。但是，科學家發現得越多，便越不能解釋自然的奧秘，他們似乎永遠跟不上。正如愛因斯坦所說：「面對這個我們只能稍微理解的奧妙的宇宙結構，我們可以謙虛地嘗試去理解那展現在自然界之智慧中的極細微的一部分。」這種「永遠不能解釋」的科學資料，卻成了能改變傅盧信仰的確據！傅盧信仰轉變這件事倒有點像是神跡。

其實，傅盧今天所推薦、康維所描寫的上帝，並不是那自然神。傅盧的這位創造者和那些被造者都是理智的、有目的的、能夠相互交通的。這位創造者在完成創造大業之後，不但沒有揮袖而去，反而要被造者「配合上帝一同參與上帝所喜悅的、永恆的活動。」康維的話並不是枯燥的哲學高調，乃反映了聖經所寫上帝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

六、信仰假設論(Religious Hypothesis)

英國神學家史文本（Richard Swinburne）是當代辯護上帝存在原理的權威。他和傅盧唱了很多年的對台戲，一個東山講無神，一個西山講有神；雖非冤家，卻是對頭。牛津大學每年有一次重要的傑夫特演講會（Gifford Lectures），講員都是哲學界的鳳毛麟角。1982-83 和 1983-84，史文本接連兩次講《靈魂的進化》；1986-1987 輪到傅盧講《死亡的邏輯》。也許傅盧為此事耿耿於懷，他用史文本近作中的「信仰假設論」（Religious Hypothesis）來總結他思想的轉變。傅盧說，史文本用他 1996 年《有沒有上帝》（Is There a God）一書上所寫的，「徹底更新、極端完整」的信仰假設論來解釋一切無神自然科學界，認為是「不可解釋的橫蠻事實」（inexplicable brute fact）。但是，傅盧解釋說，雖然這種「信仰的假設」不可能被任何經驗所證實或推翻，也不符合很高的科學標準，它卻像「精確調節論」那樣，讓那些心裡已經有足夠理由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能靠這種信仰假設進一步鞏固他們的結論（Flew, 2005, p. 16; 參考 Swinburne, 1996, 2006）。

傅盧所以將他思想的「徹底」變化牽連到史文本的信仰假設論的「徹底更新」，似乎有戲劇性的含意。是傅盧變了，還是史文本也變了？史文本在 1979 年寫了本十分有名的書《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史文本說，有神論的假設是



種非常簡單的假設：上帝必定存在的意思是，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可解釋的橫蠻事實（**inexplicable brute fact**）——不是說我們不知道答案，而是它沒有答案（Swinburne, 1979, p. 91）。如果真的那麼簡單，史文本就沒飯吃了。他從時間、空間、本質和位格來詳細地解釋他的論點，始終環繞著傅盧所引用的這幾個字：「不可解釋的橫蠻事實」。**Brute** 這個字很難翻譯成中文。洋人常用 **brute force**來形容一種粗暴的力量——軍隊和警察所用的盲目、過度的暴力。這麼說，**brute fact** 是否應該說是盲目、粗暴的事實？史文本說，上帝的存在是種不可解釋的、盲目的事實。也許，像一塊巨大的石頭突然從天上掉在你的面前，這是你摸不著頭腦，也推不動的事實。

史文本說，他1996年出版的《有沒有上帝》一書，是他1979年《上帝的存在》一書的通俗本，內容基本相同。他重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包含近年來科學研究所積累的大量的精彩資料。他說，科學家、歷史學家等都樂於提供各樣的新理論來分析、解釋這些資料。他在比較了這些新的理論後發現，「上帝論」乃是我們觀察到的一切現象的最完美的解釋。上帝的存在能解釋宇宙的存在，能解釋宇宙間的科學規律，能解釋宇宙間的無限複雜、擁有知覺之動物和人的存在，能解釋人類所賦有、能改進自己和世界的機會；並且能解釋人們所報導的奇跡和信仰的親身經歷。他說，這一有神論的假設（**hypothesis of theism**）確實是十分簡潔：宇宙存在是因為有位上帝維持著它，自然規律能運行是因為有位上帝制定了它們（Swinburne, 1996, pp. 1-2）。

傅盧說，史文本的上帝論有了「徹底更新」，史文本不以為然。傅盧稱讚史文本的上帝論「極端完整」，史文本也不必回答。他們二人都是在談論最新的科學資料。確據主義者傅盧用科學資料（確據）來解釋他的哲學理論，包括他從無神論到有神論的轉變。相反地，史文本運用各樣（神學）理論來解釋科學資料，發現有神的理論勝過各種無神的理論。看樣子這兩位英國紳士真是各有千秋了。

結語

傅盧擁抱史文本，是他放棄了確據主義的陣

線，還是他降低了自己的標準？顯然不是。傅盧用盡了他的槍枝彈藥，從科學（大爆發論和最初生命論）、半科學（精確調節論）、半科半哲（綜合複雜觀）、哲學（自然神論），到神學（信仰假設論），一步一步地往後退。最後，他好像是說，情人眼裡出西施：你們有信仰的人，一切可見的現實，科學也好，非科學也好，都能進一步鞏固你們已有的信仰。他在「確據」和「盲目事實」之間劃了界線，顯示他已經改良了他的確據主義。他好像是在說，那些沒有信仰的人，面對不可解釋也無法證實的現實，惟有「橫蠻」地吞嚥。和他終於能夠面對現實的態度相反，盲目吞嚥不可解釋之現實的態度，豈不是成了無神論者「堅定信仰」的寫照！

（全文完）

參考資料：

- James Beverley, "Thinking straight, why the world's most famous atheist now believes in God,"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005.
- David Conway, *The rediscovery of Wisdom: From Here to Antiquity in Modern Science to the Mind of God* (London: MacMillan, 2000).
- Francis Crick, *Life Itself, Its Origin and Na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 P. C. W. Davies, *The Mind of God* (New York: Touchstone, 1992).
- Antony Flew(Editor), *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 Antony Flew, *God and Philosophy* (London: Hutchinson, 1966, With New Introduction, Amherst: Prometheus, 2005).
- Antony Flew, "Miracles," *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aul Edwards, Editor in Chief,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Vol. 5.
- Antony Flew and Gary Habermas, "My Pilgrimage from Atheism to Theism,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Former British Atheist Professor Antony Flew," *Philosophia Christi*, Winter, 2005.
-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 Alvin Plantinga,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2000).
- Gerald Schroeder, *The Hidden Face of God, How Science Reveals the Ultimate Truth*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 Richard Swinburne, *The Existence of G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 Richard Swinburne, *Is There a G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6).
- Richard Swinburne,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ism", *Truth Journal*, 2006, (www.LeaderU.com).
- Roy Varghese, *The Wonder of the World, A Journey from Modern Science to the Mind of God* (Arizona: TYR Publishing, 2003).
- （作者為自由傳道人，曾獲得數學及神學等學位）